



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

YI SHU REN LEI XUE
DE LI LUN YU
TIAN YIE

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 编

艺术人类学的 理论与田野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上海高校音乐人

资助 项目编号: e05011
②

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田野

下

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 编

目 录

音乐表演·意义

- 洛 秦 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 / 3
- 孟凡玉 音乐人类学的范畴、理论和方法 / 9
- 杨民康 从符号学观念看民族音乐学的三个学科分支 / 28
- 萧 梅 20 世纪中国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问题 / 37
- 尹庆红 多元文化冲突中的黑衣壮民歌艺术的现代意义 / 58
- 范秀娟 少数民族民歌研究的艺术人类学意义 / 74
- 陆晓芹 歌唱与家屋的建构
——广西西部德靖一带壮族民间“吟诗”(Nαμ2Σε1)
暖屋的观念与实践 / 83
- 薛艺兵 宗族社区的音乐祭礼
——广东潮州拜老爷活动研究 / 106

- 王 杰 民歌与当代大众文化
——全球化语境中民族文化认同的危机
 · 及其重构 / 145

民间美术·价值

- 廖明君 铜鼓艺术与人类文化多样性 / 161
- 海力波 从本质界定、功能分析到意义认知:审美人类学的研究
 历程 / 184
- 徐 英 蒙古族“禄马风旗”与藏族“风马旗”图案及文化内涵的
 异同 / 204
- 陈丽琴 标识与象征
——壮族服饰与社会规范的文化人类学解析 / 216

- 吴 昶 从文化人类学视角看中国当代美术教育中的西方文化
中心主义影响 / 228
- 李宏复 东北地区萨满造型艺术的田野调查报告 / 239
- 黄晓娟 生存的渴望与艺术审美的知觉
——花山岩画艺术人类学探析 / 251
- 黄厚明 饕餮纹内涵转衍的人类学考察 / 264
- 曹 建 桐城派与晚清书法圈 / 280
- 汪小洋 迟广超 纪 烨 将宗教美术作为仪式认识的思路
与意义 / 295
- 夏目晶子 团花纹样在现代中国式服装上的表现 / 307
- 徐姗姗 结构与解释的交锋
——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画色彩文化 / 328
- 王晓东 艺术人类学视野中的文身文化 / 345
- 黄永健 原始艺术在原始文化价值体系中的位置 / 364

张景明 中国北方草原的青铜器艺术与文化交流 / 377

管彦波 中国少数民族头饰艺术美论 / 389

艺术产业·文明

皇甫晓涛 非物质产业与中国和谐崛起的全球经济博弈力 / 413

刘士林 艺术与城市文明初论 / 419

邱春林 后记 / 425

音乐表演·意义

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

洛 秦

(上海音乐学院)

“音乐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出现只有半个多世纪,但它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历程进入了一个质的飞跃。然而,这个“质”却是经历了相当长的“量”的积累过程而产生,在这个“量”的积累过程中,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不断地自我斗争、否定,再斗争、再否定,一个接着一个理论和思潮的出现和被重新审视。

一、西方音乐人类学的学科历史发展

音乐文化的研究受到这些人文学科的影响,诸如探索和殖民主义、文艺复兴的人类学、启蒙运动的人类学和“人的科学”、和谐的普遍性、民族学、人类学、民族音乐的科学、古典进化论、比较音乐学、文化相对主义、田野工作和参与者观察、文化区域和音乐文化、传播主义、功能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心理人类学、行为主义、文化变迁、文化生态学和新进化主义、都市人类学、认知人类学、象征人类学、演奏—经验及交

* 本文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E-研究院建设计划项目资助(项目编号:e05011)

流、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反思论的人类学等,从而,量变达到了质变,音乐不再是娱乐、不再是物理、不再是技术和形式,也不仅仅是审美或教化,而成为了文化,成为了我们人类精神和物质总和中的重要部分。梳理这个思想、文化和精神积累的过程也就是对音乐人类学两个世纪历程的回顾和发展趋势展望。

二、中国传统音乐学的历史轨迹

从20世纪前后的大格局来讲,20世纪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转型阶段,体现为以下几个阶段:

1. 音乐传统的审视:萧友梅、王光祈为代表,本着热爱民族音乐文化,但从西方视角返回来审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价值与意义,这也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这一学科的开端。

2. 音乐传统历史的梳理:刘天华、杨荫浏为代表,将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众多传统音乐形式进行历史性梳理,建立了初步的学科建设意识。

3. 传统音乐的分类,民间素材的研究与创作:与此同时,以延安“左联”音乐家为主体的如吕骥、安波、冼星海,以及沈知白等,对传统音乐进行分类,研究民间音乐并从中寻找素材进行音乐创作,扩展了传统音乐功能。

4. 音乐形态的分析:同样以杨荫浏、沈知白为学科带头人,以及于会泳等为主体的学术群体,之后受到西方比较音乐学的影响,注重于音乐形态的分析研究,包括高厚永、沈洽、廖乃雄等,将学科的发展体现为注重研究的科学性及技术性的学术特征。

5. 音乐文化的认知:在以上学者的带动下,一些年轻学者随着音乐人类学及整个大文化强调人文关怀的影响,对于传统音乐的研究转向为认知的层面,对学科发展在内容扩展和思考深入都起到积极的作用。

换一个角度,以音乐与文化关系来分析和理解,自1980年以来,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大约经历了梅里亚姆论述的三个阶段:

(1) The study of music in culture,即“音乐在文化中的研究”,体现

为音乐 $\neq$ 文化

(2) The study of music as culture, 将“音乐作为文化来研究”, 体现为音乐 $\approx$ 文化

(3) Music is culture, 视“音乐即文化”, 体现为音乐 = 文化

从以上归类和总结看, 无疑这一时期的学科建设意识有了很大程度加强, 随着音乐人类学及整个大文化强调人文关怀的影响, 对于传统音乐的研究转向为认知的层面, 对学科发展在内容扩展和思考深入方面都起到积极的作用。

这几个阶段的发展不是替代的转型, 而是交替, 甚至并置进行的; 它们之间是相互补充、不同视角的关系, 音乐创作、形态分析和文化认知是继承和发扬传统音乐的不同层面和意义; 应该说这个转型是思想发展、学科成熟的自然进程。

三、音乐人类学在 21 世纪中国的发展

如上所述,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经过了音乐传统的审视、音乐类种的整理、传统素材的吸取与创作、音乐形态的分析, 以及音乐文化的认知这样的转型过程。这样的过程也反映了对传统音乐研究主要以个体行为转向为学科建设的发展过程。随着学术研究的逐渐扩大和深入, 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学科建设的重要意义。因此, 音乐人类学在 21 世纪中国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以明确的学术理念为核心、优秀的人才团队学科为动力, 以及良好的运行方式为保障的学科建设基础构架, 以体现学科建设的合理、有效和前瞻作用, 真正推动音乐人类学在纵横两方面在中国的发展。

2005 年在上海市政府和教委支持下, 建立了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 E-研究院。其总体建设目标为, 依托上海音乐学院的优秀学术传统, 建立现代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工作平台, 与国内外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该领域的著名学者联手, 整合和优化有关的研究资源和人才, 采用市教委领导倡导的独立运营和组合的机制, 强调学术的基础性、交叉性、前沿性和现实性, 立足上海、扎根中国、放眼世界, 围绕“中国视野中的音乐

人类学建设”为目标,将“基础、原创和精品”为研究宗旨,通过“深入实地、创新观念、交流世界”的学术理念,以及“扎实和敬业”的学术品格,以“音乐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为研究主题,形成国内该领域的学科优势和品牌的学术群体,并且在国际音乐人类学研究范围内产生积极的影响。

1. 音乐人类学 E-研究院运行方式

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 E-研究院依托上海音乐学院,整合和优化有关的研究资源和人才,采用独立运营和组合的机制,学术上自主,运行上相对独立。在以特聘研究员为核心的学术群体基础上,以项目合作的方式,集合美国、英国、香港、台湾、北京、上海以及长江三角洲等地区的一批成员,开展各项课题研究。强调学术的基础性、交叉性、前沿性和现实性,立足上海、扎根中国、放眼世界。

其运行方式打破了以往传统科研机构的行政运行模式,而是以数字化、信息化、电子化手段,以网络为工作平台。现已建立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 E-研究院网站,以此作为该研究院各研究员之间联络的途径,以及与国内外音乐人类学界交流与合作的媒介。同时,即将建立和逐步完善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 E-研究院资料库,使之成为国内藏书数量最多、内容最完整、以及提供最好服务的资料库。

同时,E-研究院自身建立了一整套相关的制度,包括人才招聘和梯队培养,学术研讨和课题立项,成果出版和文论发表,田野实践和教学培训,交流互动和宣传报道,日常督促和节点考核,产权保护和合作拓展,经费管理和资助保障等。

通过由共同的学术理念、相似的学术经验、共识的学术方法所组成的团队,按照一整套相关制度的规范,以及通过 E-研究院学术委员会机构的监督,保证了学科建设的运行机制顺利进行。

2. 音乐人类学 E-研究院团队结构

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 E-研究院以首席研究员为带头人,十余位特聘研究员为核心,一批中青年学者为骨干,形成了一支良好的学术梯队。特聘研究员除所依托院校上海音乐学院学者之外,有来自中央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教授,香港、台湾,以及美国、英国著名大学的资深学者和专家,形成了一个国际性的学术合作团体。

期待经过建设和努力,形成一支在学术水平、学术理念和学术精神互为认同的学科带头人队伍,成为中国音乐人类学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和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学术群体。

(1) 音乐人类学 E-研究院学术理念

我们认同这样的学术理念,音乐学研究不仅针对音乐自身而且应该包括与之相关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的音乐人的行为。而且,音乐学的研究视角已经从对音乐作为产品而转向为关注包括作曲家、表演者和音乐消费者在内的音乐活动的过程。音乐学的这种新趋势在极大的程度上受到了社会科学的影响,特别是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社会学和其他文化研究的影响,与音乐人类学的发展有着极其密切联系。正如国际最权威的《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音乐学”条目中指出的那样,事实上,音乐学的整个功能将应该是音乐人类学的。因此,在音乐人类学的影响下,整个音乐学的功能和作用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转型。音乐学的未来和前景不再以具体或狭义的音乐形态,特别是不再以研究西方古典音乐为主流,而将以整个人类的音乐文化背景为范围,以研究人、研究社会、研究文化作为其目的和意义。音乐人类学已经成为音乐研究领域的领衔和主导学科,改变着人们对音乐的重新认识和理解。

(2) 音乐人类学 E-研究院学科建设的实施方案

以“音乐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为研究主题,强调学术的基础性、交叉性、前沿性和现实性,立足上海、扎根中国、放眼世界,围绕“中国视野中的音乐人类学建设”为目标,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 E-研究院的学科建设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实施:

① 国际语境中的音乐人类学观念和方法研究——建立国际交流和接轨平台。以此推动中国学者走入国际学术前沿队伍,建立与国际学术界交流和对话的基础,从而带动整个中国音乐学界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② 中国视野中的传统音乐声像行为研究——自身理论和知识产权的建树,例如项目:

“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中心”建立,中国传统仪式音乐音频视频资料数据化,中国传统器乐数据库的建成。

③ 上海地域中的城市音乐文化研究——地域性个案研究模式的尝试。上海是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发祥地,它不仅是西方音乐文化传入中国的港口,也是中国现代音乐文化发生、成长和发展的摇篮。二十世纪最后的10年期间,上海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它的音乐文化发展趋向,以及与之呈现出新的生机和面临的新的问题也成为了音乐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研究的重要内容。因此,该领域以音乐人类学的观念和方法为基础,立足上海,对上海城市音乐文化进行研究。

通过以上三方面的研究构架,在与国际学界广泛交流的学术环境中,展开一系列相关的基础性理论研究工作。通过脚踏实地的研究和实践,产生一批在音乐人类学领域的学科团队、优秀成果和建立全面丰富的资料数据库,努力对音乐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音乐人类学的范畴、理论和方法

孟凡玉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

近年来,我国音乐研究机构、大学音乐系(所)的音乐人类学研究
与教学已经颇具规模,一些音乐学院、研究院(所)陆续开设了音乐人
类学专业或课程,已有学士、硕士、博士各层次的专业研究方向,较之
20年前的改革开放之初,无论是影响广度,还是研究深度,都已经有了
不可同日而语的巨大差别。同时,音乐人类学不仅在本专业研究中蓬
勃发展、生机盎然,它的基本理念、研究方法还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在音
乐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对音乐史学、音乐考古学、音乐形态学、音乐教
育学、音乐心理学、音乐美学、音乐批评学等等,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
响,为音乐学各领域提供了研究思想和方法,很多传统学科在它的带动
下,出现焕然一新的研究景象。正如音乐学家伍国栋先生所说:20世
纪80年代以来,“无论是推荐和使用民族音乐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学
者,还是对该理论与中国原有民族音乐(传统音乐)研究理论整合一直
持保留意见的学者,事实上都在理论和实践的操作中接受着这一学科
理论及方法的影响,学术思想都不同程度地有所转化和深化,并且在更
大、更多的研究范围内相继引发出诸多属于学科理论建设性质的民族
音乐研究新观念。”^①

音乐人类学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特别是在中国,很多人对它还非常陌生,本文拟从学科概念、西方音乐人类学的学术传统、音乐人类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以及我国音乐人类学的研究现状及发展历程几个方面,谈谈笔者粗浅的认识。

一、学科概念

按照美国音乐人类学家梅里亚姆(Alan P. Merriam, 1923~1980)的定义,音乐人类学是“文化中的音乐研究”(the study of music in culture)或者“作为文化的音乐研究”(the study of music as culture)。^②荷兰民族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 Kunst, 1891~1960)给这门学科所下的定义则是“民族音乐学,或者说,最初被称作比较音乐学的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研究人类从原始人群到文明国家的所有文化阶层的传统音乐和乐器,因而,我们的学科是调查研究所有的部落和民间音乐以及除了西方艺术音乐之外的各类音乐”。^③早期的比较音乐学时期的定义有德国学者阿德勒(Guido Adler, 1855~1941)所界定的“从人种学的角度对民族音乐进行比较研究”的学科,^④以及德国学者萨克斯(Curt Sachs, 1881~1959)的“比较音乐学——异国文化的音乐”。^⑤美国《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说:“民族音乐学的有关主要内容是欧洲城市艺术音乐以外的至今尚在流传的口头传统音乐(及其乐器和舞蹈)。”^⑥

日本民族音乐学家山口修曾经对“民族音乐学”下过一个定义,他说:

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涉及到从人类的个体、小集体、共同体、地区、部族、民族、国家、人种直到整个人类的各种层次的文化中所存在的音乐表现乃至音乐文化及其周围事象。它不仅要阐明其中心对象的内部结构(音乐结构),还要阐明其受到各自的社会、文化制约的外部结构(脉络结构),并进而把握其内外两种结构的相互关系。据此,在文化的个别性和普遍性这两极之间来对人类的音乐性加以定位的同时,阐明其本质。^⑦

我国学者沈洽先生认为:“民族音乐学可定义为:对音乐与其所处文化环境的共生关系进行研究的科学”,并进一步阐述说:“无论是从整体上研究人类音乐,还是研究人类一切音乐中的任何一种特定的音乐品种,只要是着眼于它与它所处文化环境的共生关系研究,就都应该被看作是民族音乐学性质的研究。”^⑧

这些不同的定义,体现出不同的研究理念,研究对象从最初的非欧音乐扩展到一切文化中的音乐,关注的焦点也从音乐本身扩展到相关的文化脉络。音乐人类学是人类学的分支学科,薛艺兵先生说: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终极目的实际上和人类学没有本质区别:人类学是研究人、人类社会、人类文化,而民族音乐学研究的是人在音乐方面的这些问题”。^⑨

笔者认为,从音乐人类学的理论和实践总体上看,音乐人类学是运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研究音乐及相关文化的一门人文学科,是直接面对活态的人类音乐文化(包括物质和非物质两种形态),并力求对研究对象作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观察、体验、理解以及相应的记录、整理、描述和阐释的学科,它所关注的研究重点不仅仅是音乐自身,而且包括音乐和其他各种共生条件(如自然、历史、社会等)以及音乐与各文化要素相互间的内在关系等。音乐人类学是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在音乐研究领域的具体运用和特殊实践,是人类学与音乐学的交缘学科。

需要着重说明的是,“音乐人类学”在我国的称谓并不统一,也有过关于名称的多次争论,除“音乐人类学”之外,影响比较大的称谓还有“民族音乐学”、“音乐民族学”、“比较音乐学”、“音乐文化人类学”等多种名称。目前较为通用的是“音乐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

名称的不同对理解该学科多少有些不便,也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特别是一些初学者和本学科专业研究之外的人,往往疑窦丛生、误会不断。中文称谓的这种混乱局面,其实是因为西方不同时空的各种名称的同时叠加造成的。“音乐人类学”源自美国学者梅里亚姆1964年出版的著作《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民族音乐学”和“音乐民族学”源自荷兰学者孔斯特(Jaap Kunst, 1891~1960)1950年的《Ethnomusicology》,“比较音乐学”源自德语的 Vergleichende Musik Wissenschaft 和英语的 Comparative Musicology。另外,东欧有些国家称为 Musical Folk-